

五四以來話劇劇本選

桃花扇

歐陽予倩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

桃花扇

(三幕九場話劇)

歐陽予倩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新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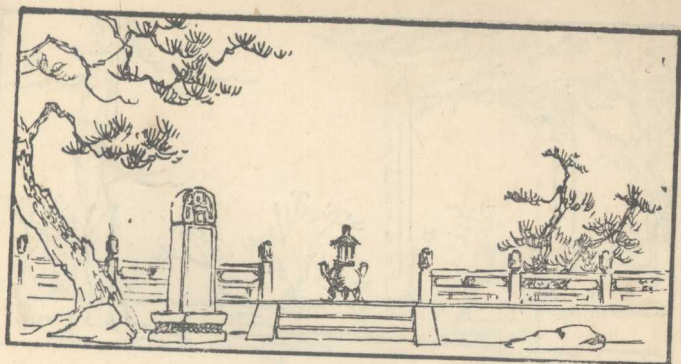
*

統一書号 68 字数 73,000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4\frac{1}{8}$ 綑頁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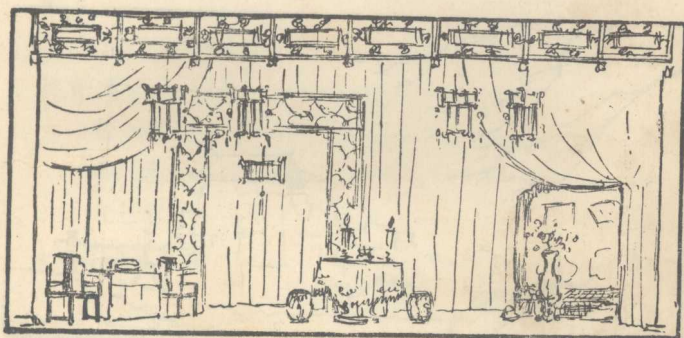
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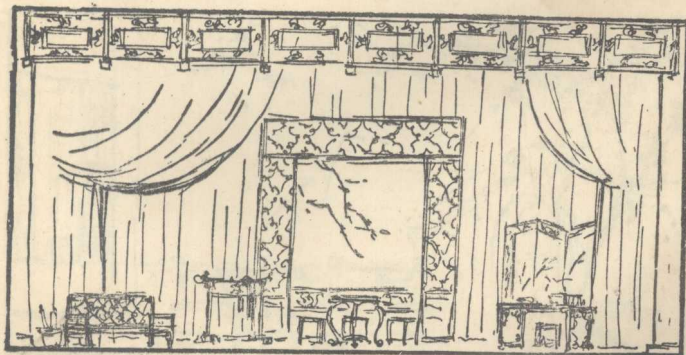
定价 (7) 0.4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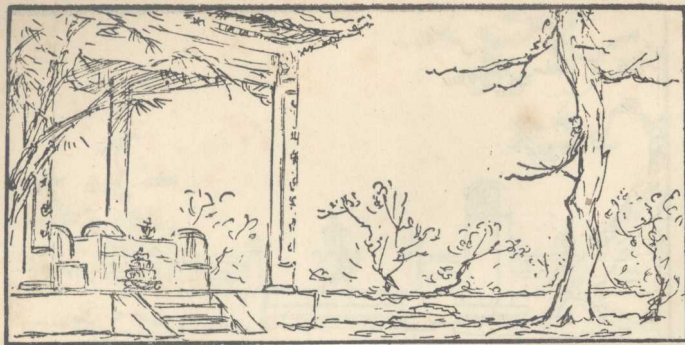
第一幕 第一場



第一幕 第二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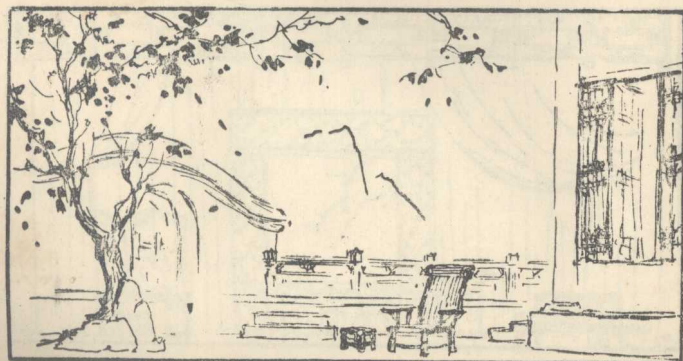
第二幕 第一場



第三幕 第一場



第三幕 第二場



第三幕 第三場

序 言

一九三七年初冬，抗日战綫南移，上海淪陷，我怀着滿腔忧憤之情，費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時間把《桃花扇》傳奇改編为京戏。仅仅演出兩場就被迫停演了。我那个剧本，依照孔尚任原作的故事輪廓，采用了其中的主要情节，只借以发抒感慨，並沒有、也不可能仅忠实于原著作为一个古典剧作的翻版。我毫無顧忌、不拘格律、一气呵成把剧本写出来，排了不到三天就匆匆忙忙搬上了舞台。作为一个历史戏，作为一个艺术品当然很差，演出也很粗糙，但当时观众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

我突出地贊揚了秦淮歌女、乐工、李香君、柳敬亭輩的崇尚气节；对那些兩面三刀卖国求荣的家伙，便狠狠地給了几棍子。当时有不少那样的知識分子，看着局势大变，便左右搖摆，大發揮其兩不得罪的处世哲学。我看楊文聰一面跟复社少年作朋友，一面追随阮大鍼、馬士英，我便借他来諷刺那些兩面派的人物。福王，我是把他作为一个昏庸的傀儡皇帝来处理的。四鎮武臣如刘澤清之流，拥兵自重，睚眦必报，毫無抗敌之心而投降惟恐落后。至于阮大鍼、馬士英，原是魏党的余孽，那就更不足道了。

把以上的一些人物在那个时候搬上舞台，还是有些作用的。象这样的戏，在那个时候演出，影射时事在所难免，而且有些地方可能过于誇張，整个的看也有些风格不够統一。

及至一九三九年，我把它改編成桂戲，在桂林上演的時候，曾經加以某些刪改，但也曾根據當時的一些感想有一些補充：特別是對知識分子的軟弱動搖敲起警鐘；對勇于內爭，暗中勾結敵人的反動派，給與辛辣的諷刺。這個戲在桂林曾經轟動一時，最後被明令禁演。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我和新中國劇社到了台灣，最初演出了三個戲：《鄭成功》、《牛郎織女》、《日出》。此後因為一時找不到適當的節目，大家認為最好演一個歷史戲，就讓我將《桃花扇》寫成話劇本，我就躲在一個有溫泉的旅館里，用十天工夫把劇本改好，排了七天，演出了四場。話劇本跟京劇本不同的地方，除了結構和形式之外，主要的是儘管字里行間反映了对國民黨、對蔣介石的反動政治的反感，把它們當作暴露和諷刺的對象，但影射時事的痕迹不如京戲本那麼顯明。作為一個歷史戲看，當然也還是很不夠。

現在這個演出本，照初稿又經過好幾次刪節和修改：盡可能截掉了那些當時認為必要的暴露和諷刺的對話，一則認為現在沒有必要，再則戲太長不能不割愛。照現在這個演出本，如果把整個的節奏加快一點，三個半小時能夠演完——一般的說似乎還長一點，一個戲能在三小時以內演完最好，可是我覺得這個戲很難再加刪節。本來我想把第三幕第二場刪去，也曾這樣做過，只是彎轉的太急，看上去不舒服、也不接氣，只能保留。原來阮大鍼定計收買侯朝宗的一場，地點是在阮大鍼家里，那樣比較合理，在我的劇作選集中仍保留着另外一場的形式；在演出本中根據蘇聯專家列斯

里同志的意見，把這場戲改在文廟前演，就戲而論是緊湊一些，也能節省時間，作為話劇這樣也好。

對劇中的幾個主要人物，似乎也不妨談談我的看法。李香君，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在秦淮的歌女中，她比較美貌多才，因此很有名氣。當時的王孫公子、富商巨賈傾慕她的當然不少，她的媽媽把她當寶貝，她自己也不免高自位置。她可能從評書、鼓詞和小說當中知道一些談忠說孝的故事，而在明朝當時，權傾天下的奸臣無惡不作，許多忠臣義士被陷害、遭屠殺；貪官污吏到處橫行，老百姓求生不得，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尤其下層民眾感受最深。過去婦女是被壓迫的，歌女尤其被人賤視。香君是一個聰明、伶俐、善良、性情高傲的女孩子，就她的所見所聞和她的遭遇，至少她不能無身世之感。她的兩個師傅柳敬亭、蘇崑生又是那麼富於正義感——寧願餓死不做奸黨的門客——她不可能不受他們的影響，因此李香君的憎恨奸臣傾向忠義，是有社會根據的。作為一個嬌生慣養的女孩子，最初看起來她不免有些任性，但經過幾次切身的變動，她的意志變得格外堅強了。侯朝宗的被迫逃走，她被逼嫁田仰，把她逼到絕望的地步，使她打定主意以死相拚。“賞心亭罵筵”一場，她是沒打算活的。

有人說：一個歌妓怎麼會那樣慷慨義烈，是不是誇張過分一點？也可能。但是歌妓也是人，是被殘酷壓迫的女性，不能說她們就是天生的賤骨頭，不能說因為她是個歌妓就應該剝奪做人的權利。一個歌妓要求做人，想要打破樊籠跳出

火坑，得到最起碼的人的待遇，我們应当同情她，鼓勵她，不應該以為是妓女只能被賤視便根本予以否定。當然李香君是比較特殊的一個。有些明朝的遺老，綉着李香君的象挂在家里，可見對香君的推崇，這也並不是偶然的。

香君跟侯朝宗的相愛，也跟一般的一見鐘情不同。一個歌女就等於一種貨物，對選擇丈夫是沒有自由的。李香君深深知道，她可能被賣去做一個老商人或是一個老官吏等等的姬妾；也可能終生流落江湖。想不到遇見侯朝宗，年輕、貌美、多才、有文名、象一個有志氣、有作為的；他又是那樣傾慕她，對她有出於真誠的愛，她不能不感到十分滿足而以身心相許。不管怎麼樣，她決心和他同患難共生死，充分表現出女子的痴心。所以只要侯朝宗有一點困難，她就拚命去幫助他；只要有誰傷害了他，她必定以生死相爭；他是她的驕傲，她的希望所寄託，如果他叫她失望，她只有死。

侯朝宗是一個貴公子，很有文才。他到南京的時候還不過二十多歲，那時他父親侯詢正被誣下獄，他胸中充滿了憤世嫉俗之情，為家為國，他也有想做一番事業的抱負。可是他雖有一股熱情，也和其他嬌生慣養的公子王孫一樣沒有經過任何鍛煉，便顯得十分脆弱，他就上了阮大鍼的當，幾乎不能自拔。幸亏由於香君和陳定生、吳次尾等的幫助，他對阮大鍼才沒有妥協。此後在離亂之中他還是經過不少挫折。可能他是經不起考驗，清朝進關以後，為着他的家和他父親的安全，他到順天鄉試去應舉，在他看是不得已的，他的內心不能沒有痛苦，可是以他那樣久負才名的飽學青年，主考官

却不讓他及第，給了他一个副榜，这很可能是有意給他下不去。我認为侯朝宗还是有正义感的，他的心是善良的，可是兩朝应举的事，在当时却失了人望，看張船山的詩“兩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說李香”，就有不胜惋惜之情。我想李香君爱侯朝宗还是没有爱錯，在她可能接触到的許多人当中，侯朝宗可能还是最好的一个，后来对他失望、責备他，也正为对他的爱特別深厚，香君的悲剧也是侯朝宗的悲剧。他以忧患余生不到三十八岁就死了。

我在京剧本和桂剧本里头对楊文聰的描写不免有些过分的地方，抗战时期借他諷刺兩面派的人物，也就不暇推敲。改話剧本的时候，对这个人物我也曾反复研究过一下。根据明史楊文聰傳和其他一些不同的記載，感觉这个人的性格不是很單純的：他能画、能詩，語言举止都很漂亮，的确是一个风流名士。他做过一任县官；被人告他貪污，免职，他就到了南京，以詩画自遣。他和复社少年侯朝宗、吳次尾等还有当时一些有名的青年文人做朋友，同时他和魏忠賢的党羽阮大鍼来往很密。及至崇禎自縊，他的妻兄馬士英等拥立福王，他跟阮大鍼同时复用，身任要职，一时朝廷大权，掌握在阮、馬、楊三人之手。及至清兵大举渡江，偏安之局解体，老百姓首先把他們三家的房子燒掉了。据記載馬士英卖官鬻爵，多由楊文聰經手，可見老百姓把他跟阮、馬一样对待也并不是偶然的。南京失陷以后，一說他由浙江到了福建，他的兒子和唐王从小是朋友，唐王自立，用他为兵部侍郎。清兵来了他帶着全家跟孙陵的軍隊一同撤退，路遇清

兵，被杀。又据明野史附录，《鲁监国載略》說：兵部侍郎楊文聰，己酉復過蘇州，取庫銀二十萬同田仰居山島中，曾遣兵四百載幣物獻清貝勒，貝勒盡杀之，后楊為田仰所賣，被清兵圍攻死亂軍中。这和《明季稗史初編》所記略同。一說楊文聰被清兵擒獲劝降不从，清兵并其子鼎卿同斬之。因此有些人对他的看法是这样：他是一个与藍瑛等齐名的画家，他是一个殉国者，所以对他生平的某些缺点是可以原諒的；也有人認為他跟着拥立福王也不过是以为国家不可一日無君的意思，并無愛于阮、馬；有人認為他之为人，精通中国士大夫間傳統的处世哲学：不即不离、無可無不可。他取着兩不得罪的态度，不管东风压倒西风也好，西风压倒东风也好，他可以屹然不动、左右逢源，事实上还是热中利祿，倒在阮大鍼、馬士英一头。他表面敷衍復社少年，心里并不以他們为然，就个人的利害而論，他和阮大鍼相結納，阮大鍼能够复官，他复官也就比較容易，所以他处处要替阮大鍼帮忙。我的看法基本上也就是这样。照孔尚任的《桃花扇》，撮合李香君和侯朝宗的是楊文聰。照侯朝宗写的《李姬傳》說，替阮大鍼送錢給他的是“有王將軍者”，是否可靠不得而知，也可能和楊文聰撮合是兩回事，似乎难据以反駁孔尚任。楊文聰被清兵所杀，我們不能当他是失节之臣，但也决不能因此而說他帮助阮大鍼是对的。

李貞丽这个人物在《桃花扇》原作当中并不出色，照侯朝宗《李姬傳》的說法，她是一个很豪爽的女人，賭博的时候一擲千金無吝，这也不能說她怎么了不得，以前我也沒有付以性格，

最近的演出，我把她处理成一个通达世故而又很慈爱的媽媽。

郑妥娘这个角色我是加过工的，在戏里派了她很多用場。她的性格比較鮮明，她以很有风趣的談吐，諷刺了当时一些人物。

柳敬亭、苏崑生这两个乐工，都是有主張、有气节、富于正义感、善良可爱的人物，可是他两个人的性格并不一样：苏崑生似乎比較渾厚，思想也比較單純；柳敬亭比較爽朗思想比較深刻，看問題比較尖銳。还有就是苏崑生貴于幽默而帶感伤的情調，柳敬亭便經常把憤世嫉俗之情从他的說唱和言談中有力地表达出来。

我对以上所提的几个人物就是那样处理的。同时我想到两个問題，一个問題是历史戏与历史的关系；再一个問題就是如何改編古典戏。这两个問題詳細討論起来可能要占相当的篇幅，我在这里只想就我所能体会到的簡單提一提。

我觉得历史戏究竟是戏，不是历史，对于历史事件，我們可以根据当时的經濟、政治、人民的生活狀況、階級关系等求得比較正确的看法。但是現存的史料不管是正史、稗史或是小說筆記之类，却很难說那一个記載是百分之百的真实，尤其关于某一个人的記載，那就出入可能更多。例如“史外”說侯朝宗南来携帶万金，我就認為这是不可靠的，这一类不甚可靠的記載，就是現代也很多。所以写历史人物，只要把那个人物的思想見解、生活态度，社会关系写得适合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就不至違反历史。至于把这个人物的描繪成怎样的形象，那是可以根据作者的見解来处理的，

分寸是可以由作者来掌握的。

写历史上的大人物，说明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这是一种性质的历史戏；象話剧本《桃花扇》写的主要是几个平常人，企图通过他们反映南明时代人民的感情或者仅仅是作家思想感情的寄托，都無不可。但戏只能当戏写，为着戏里的需要，适当的配备一些人物来说明问题，并不是对每个人物的生平事迹都要作全面的交代。我写《桃花扇》京剧本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这是不是一个历史戏，就是改写話剧本的时候，也没有把历史戏这个概念放在心上，我只是想到那里写到那里。当时如果我想作为作为一个历史戏应当怎样写，可能我就会有很多顾虑，难于下手，至少也决不能脱稿那么快。我写的只是戏而已。我写京剧本的时候手边放着孔尚任的原作，曾经不时翻阅一下，可是京剧本写成后，和原作大不相同，如作为介绍原作而从事改编，那我的剧本未免亵亵古人。話剧本也和原作不同，不仅是中心思想，人物的处理，就是情节也有所改变，因此不能算改编本只好算我的作品，粗劣之处我应自负其责。我常想我们的杂剧和传奇，有很多极为优秀的作品，要把它搬上今天的舞台，需要加以整理和改编，那就必须尽可能保全原作的精神，忠实地使其再现，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想这和根据原有的情节改写也并不矛盾，剧作家不妨有选择的自由。我这样想，不知对不对？

欧阳予倩

1957·6月26日 于无锡大箕山。

目 次

序言.....	1
桃花扇.....	1
第一幕.....	2
第二幕.....	28
第三幕.....	58
《桃花扇》曲譜.....	94

全 剧 人 物:

侯朝宗——識香君时二十七岁。

吳次尾——三十岁上下。

陈定生——同上。

阮大鍼——五十来岁。

众秀才甲、乙等。

楊文聰——四十余岁。

柳敬亭——五十岁左右。

李貞丽——約三十、但样子只象二十多岁。

苏崑生——五十岁左右。

郑妥娘——二十余岁。

寇白門——二十余岁。

卞玉京——二十余岁。

丫头二人

李香君——十七八岁。

相府家丁甲、乙、丙。

难民五六人

阮府家丁阮升、小五。

兵五六人

馬士英——五十七八岁。

中軍官

馬士英的随从甲、乙。

剃了头留着辮子的乡民甲、乙。

剃头匠

清兵二人

第一幕

第一場

人物：侯朝宗、吳次尾、陳定生、眾秀才、阮大鍼、楊文聰、柳敬亭。

時間：明朝崇禎末年，春。

地點：南京文廟的一角。

在文廟牆上張貼着陳定生寫的《留都防亂揭帖》。好些人在看，陳定生、吳次尾和侯朝宗三人漫步走來，想听听眾秀才對揭帖的意見。

秀才甲（念揭帖）當初太監魏忠賢專權的時候，阮大鍼就拜在魏忠賢的門下，去做奸臣的干兒子。一個讀書人象他那樣趨炎附勢，下流無恥，已經就十足表現了他那奴才的醜態；（念到这里回頭看看旁邊的人。）

秀才乙（接着念）想不到他巴結到了一個官，就進一步變成了權門的走狗，到處咬人，一味陷害忠良……

陳定生 侯兄，你看，貼上了！

侯朝宗 好極了。

吳次尾 听听那些看的人有什麼意見。

秀才甲 好！好文章。痛快，痛快！

秀才丙 这是攻击阮大鍼的。

秀才甲 象阮大鍼那样的家伙还不应当攻击！

陈定生 各位，这并不是攻击阮大鍼个人，只是揭发魏忠賢余党的阴谋。难道我們大家吃他的苦还不够多嗎？無論是誰，写一首詩也好，作一篇文章也好，他就以大宗师自命，挑三挑四，誰要是不跟随着他，不附和着他，他就說你是毀圣叛君，說你是异端邪說，大逆不道，把一个重大的罪名乱安在人們的头上，想使你向他低头。如今魏忠賢死了，他的靠山倒了，他又装成讀書人的样子，在我們面前来搖搖摆摆。

吳次尾 他想露了面又好做官，又好作惡。

侯朝宗 听說他今天还要来祭我們的至圣先师。

陈定生 这是文庙；那种無耻小人，我們不准他来。

秀才乙 他若来了，我們大家就耻笑他，把他笑走。

侯朝宗 他臉皮厚得很，不怕人笑的。

秀才甲 那我們就罵他。

吳次尾 他挨人的罵挨慣了的。他要是怕人笑罵，就不会去做太监的干兒子了。

陈定生 象阮大鍼这种奴才，最大的本領就是臉厚心黑，我們絕不能放过他。

吳次尾 我們决不能讓他再翻身。

侯朝宗 喂，喂，你們看，那边不是阮大鍼，阮鬍子来了嗎？

陈定生 好好好，我們散开一点，等他来，我們要給他一个厉害。